

泰和縣志卷三十七

吉安府泰和縣知縣潼關楊詎重輯

藝文志

傳

五荆傳

劉崧

蕭氏有五兄弟居邑之武山下其長者曰翀次者曰璉曰
璉曰璉曰璉之父子自新璉之父子自明皆先卒璉之父子自
成年且垂老故無恙五人者皆嚴視之又能通有無均瘠
肥同休戚敦敘友睦勤好詩禮每旦各督僮奴出耕歸則

泰和縣志

卷三十七

藝文

傳

一

相與讀書鳴琴吹弄簫篴以歡聚於一堂之上無間言焉
會有旨起均糧成斲自成以田稅業等任總甲事造運舟
命翀往涖之或有察其黨與並為奸利者朝廷遣官出讞
翀引服在行既而慮自成弗安即以書慰其家謂叔父年
老宜留已當自行也自成聞而不悅得翀書輒碎裂之不
復視曰吾兄早亡僅一子又未有嗣忍擠以往乎乃出告
姪其實誣冒自成名在法自成實當往二人庭爭不已至
相持抱大哭官府不能決卒按籍坐自成而出翀哭於
門外不去自成遙勞之曰汝亟歸視家事萬無以老身為
慮也聞者傷之後府以自成送臺獄議役終其身以貸死
且往屯淮淦間翀與諸弟泣而聚謀曰吾叔父其遂不返

乎今官府事方殷盍分力以共濟衆曰諾時暈最少乃命
暈率子姪以就學而命璽督耕稼命璩造縣服役事而已
與璉將更迭往省於滁州會檄下有罪者許輸粟河州以
自贖璉即日收其家貲貨得若干先遣璉齋往京師以聽
命久之不報璉憂憤不自勝乃更傾貲產至斥婦女粧奩
得錢鈔若干以繼益之將行其長子女遽嬰疾暴卒璉不
暇顧而去先自成在滁陽聞璉來亟命為書緩之璉不為
止比至京則前贖律且格不行璉過滁陽與其弟璉先後
在侍凡三十餘日而返家故有隙地當中堂之址兄弟旦
夕嘗游息焉或言某所有紫荆樹可移植者及得之則同
根而幹者凡五衆異之以為紫荆兄弟象也而其數若有

合焉久之芽葉分敷其間一幹乃獨異而非是衆曰宜去
之且祝曰符吾兄弟也宜更生未幾有茁而上挺者視之
果荆樹也衆則大喜遂酌酒酌之設具筵焉璉為之賦五
荆詠以示諸弟賓客合而和之者若干人余時親見之故
不敢泯滅焉而為之傳且將使居滁陽者聞而喜慰焉贊
曰田真之事遠矣昔陸士衡賦豫章行謂三荆歡同株而
孝友傳又謂古有兄弟忿欲分異出見三荆同根接葉連
陰而止其即田真歟抑古者固自有其事與然未聞有五
荆者今蕭氏兄弟罹患難蹈顛沛極矣而所以和其家同
其心者不變而益堅則荆之發祥也宜哉夫始而視之以
見類之異者猶可以同其榮况同氣乎終而視之以見類

之真者乃所以應其氣之同固自有不可得而缺者與抑
五陽數也人稟於五行而道五常奇之為一偶之為二三
之為三五之為五至五為變不勝窮焉意者草木固有得
夫氣之先者與昔孔子誦唐棣之詩而以父母其順贊之
嗟乎蕭氏兄弟尚益培其本保其榮固其翕而思所以順
其父母乎

西江志

羅洞晦先生傳

逸名

公諱韜字洞晦一字晦夫唐末清修苦學淡於聲利隱居
不仕南唐徵授長沙通判大有惠政賜勅褒嘉病免歸益
勵於學久之除端明殿學士不拜獻丹宸四箴曰納誨曰
防機曰賞廉曰草蠹上悅而禮之賜金幣以歸愛佳山

泰和縣志

卷三十七藝文傳

三

水徙居之授徒講學四方來從者至無所容建書院於山
之麓設孔聖殿五經閣置田贍學以便學者因號佳山事
聞明宗賜額佳山書院勅曰朕為三代盛時教化每由於
學校六經散後斯文尤託士儒故凡閭巷之書聲實振國
家之治體若前端明殿學士羅韜積學淵源蒞官清謹納
誨防機之鑑允協朕心賞廉草蠹之箴顧存宸席尋因養
病遂爾還鄉後學雲從館起佳山之下民風日善俗成東
魯之區朕既喜聞可無嘉勵茲勅翰林學士趙鳳大書佳
山書院四字為之扁題俾從遊之士樂有瞻依而風教之
俾未必無小補焉時長興三年八月日也及卒門人追思
之私諡靜逸先生稽是時學校之政未有修明士溺於詞

章取具應制公崛起以聖學為己任與起斯文垂老不倦
雖著述無傳其制詞實修實詣已可概見有宋道學之盛
公蓋與有開先之力云

康熙志

鄧大椿先生傳

陳謨

士君子出官不幸而得巖邑宜死處巖邑而下無以庇其
民上無以承乎公宜死雖上無以承乎公而下苟可以庇
其民則雖死如生鄧君大椿始以終場舉子就徵洪武四
年授四川省合州石照縣知縣賜銀帶朝服及至官蒿萊
滿目君肇立官署招徠流亡勸農興學職所當為者靡不
興舉無何草併郡縣石照遂廢改除知重慶府涪州彭水
縣縣介蠻獠萬山間俗習異中土刀耕火種棲巖遁穴饑

泰和縣志

卷三十七

藝文

傳

四

則殺獸糧蕨以為常知有人道而不知有仁義君以禮樂
之化陶其善良以刑法之懲鋤其強梗民相率服化先是
隣縣黔江有丞姓方者以本縣舊管軍籍申達事未施行
而黔江併於彭水至是令下君盡得其軍以遣軍有姓陳
者又於兵部誣彭水民為軍甚眾部遣彭主事至急於得
軍虎威以逞君力爭民不可入軍主事徵益勵君度不容
展則曰吾有死耳良民不可籍也籍良民宜死不籍良民
亦死遂自縊府以事上聞即曰免彭水軍民感其德配享
於城隍祠且家繪像烝嘗之洪武五年壬子十二月也十
一年戊午其姪性善始歸骨於故鄉始君之死同僚移文
泰和至再而性善牽掣不得即往至是所賜銀帶已送還

官而性善實來然君之行李手筆與其同僚祭文士庶哀
挽皆完以歸亦可嘉已志

南樵道者傳

周是修

廬陵之西泰和之北禾川之流出焉至灘江迤東蕩然平
緬為螺溪鉅野沃饒而常稔者百萬餘頃富民匝其原以
處者棋布星列溪之南羣峰聳拔巖壑深秀有徑通邑行
六七里望之雲木參天風湍殷地廬舍田園映帶依約宛
然磐中之勝者著姓胡氏之居也胡氏出宋忠簡公銓之
族衣冠文物代不乏人若允中號南樵者是族之尤彥者
也幼聰敏魁岸不凡比長重義好文有聲江右性情雅愛
所居之南峰巒叢翠嘗以綜理之暇葛巾羽扇攜小童操

泰和縣志

卷三十七

藝文傳

五

斧斤入松篁陰翳泉石幽覓境與意會之處為樵采以自
適曰人生斯世趣向觀其紛紛攘攘於交衢鬧市蠅營鳥
聚所爭者貨利多得以為快迷而不知悟往而不知返是
豈知吾樵之有真樂哉吾樵於朝也日出霏開孤雲徘徊
臨清流以濯足坐茂樹而舒懷長嘯一聲天風徐來飄飄
乎雖物外之仙樂不是過夫豈若買臣之偃僕撻拾而徒
以薪為哉吾樵於暮也夕陽在山煙景冥冥禽鳥交響麋
鹿並行方捫蘿而出谷亦披榛而經坳顧視束擔曾不足
熟一豆羹郊虛伊邇稚子歡迎又豈若買臣之憂勞蹭蹬
而遭愚婦之輕哉至吾樵而歸也則西樓月上左琴右書
几席陳列憑軒俯睨萬物浮萍於是命酒高酌悠然而陶

情未知天地之間復有何樂可以代此彼金谷鄆塢誠何
足以久恃與夫十朱輪六相印又安能必其終榮是皆非
吾之所樂吾之所樂其唯寓於樵乎乃為之歌曰吾樵於
何兮於彼南峰吾樂於何兮於樵之中人孰不樵兮往來
翩翩以樵為樂兮吾則獨然人不吾知兮吾不以告優哉
游哉從吾所好好事者有和之者曰南峰之樵兮君子娛
之峰陰之堂兮君子歸之樂其樂而不饜兮於峰之間孰
若發其所蘊兮覲於龍顏披闔闔而呈琅玕兮以敷以奏
以兼善於天下兮光前振後南樵聞而笑之復和之曰吾
知吾樵兮不知利達之為心吾知吾南峰兮不知巖廊之
高深如子之言兮吾寧不喜行止由天兮曷曰由已君子

泰和縣志

卷三十七 藝文 傳

六

居易兮不忮不求進則廟堂兮退則林邱無往而不自得
兮其心休休其心休休兮其樂悠悠好事者憮然曰命之
矣是修周子居京師聞南樵之樂之無窮又聞其與好事
者和答有高世委順之志傳其事使聞南樵之風者於薄
俗亦有勵焉

贊曰昔諸葛孔明隱居而樂於耕怡然自適初未嘗有干
世矯俗以求聞達之意及其遇明君而強起風雲際會如
魚水之合得志於當時垂名於後世若此其盛南樵抱才
樂義而隱於樵亦何異於孔明之耕乎况今聖人在上羣
龍滿朝拔茅連茹南樵果得終隱於樵乎殆不可得也然
則其亦可謂斯人之徒與好事者之歌其不亦可徵與

王伯貞傳

梁潛

公諱泰字伯貞姓王氏吉之泰和人其先世蓋多顯者獨公父祖數世不仕父子與元季授福建行省照磨改吉安路治中皆不受國朝初開端本堂召至以為說書既而授福建鹽運司副使以老疾乞還鄉里所居種竹滿亭學者尊師之因號為竹亭先生公自幼學易於其家性極穎敏時安成劉雲章先生嘗從虞邵菴先生講明理學得濂洛圖書太極之蘊公往受業焉時共學者數人先生獨稱公足以任重行遠久之公追省其季父於宦所窮蒼梧三湘之勝泝大江歷三峽以縱覽夫岷峨之壯而其氣益浩然

泰和縣志

卷三十七

藝文

傳

七

洪武十五年以聘至京師同時至者凡五百餘人太祖皇帝親御奉天門試之公所對為第一既而與論太極公之說尤稱上意授試僉事出按廣東雷州既至問利病於民言恃呂塘之水灌東洋田萬頃乃寇準所開故渠也不可廢不旋踵公去而渠復民大便之改工部主事丁外艱去官以起復後期謫居安慶者十年復用薦起知瓊州公是時年幾六十矣精練之才博達之識隱然蓄之益深而其溫厚和易之氣藹如也先是峴州黎民報讐殺人而府衛以反聞且張大其事冀用兵得漁取於其中遂發衛所之兵往勦之一方涵然會公至廉其實以身任之卒捕讐殺者數人以復於朝兵卒不發而峴之民賴以無事瓊之野

其田歲常三獲以賦於軍然軍中收不時受俟民乏而歛
急則因之以要利焉公為立期以三輸之其弊遂絕歲甲
申瓊大旱公禱之大雨既而聞城南十五里外至精瀾浦
尚不雨公又禱之詰旦適往清瀾浦視番舶雨亦隨至民
為之鼓舞曰太守雨數年其政大行獄訟止息舊嘗為奸
利病民者皆屏迹不敢出有欲陰伺公之短而挾持之者
久之無所得卒亦化服為良民田野日闢流民相率來歸
者萬三千餘口郡既無事遂新學校課諸生一意於教化
蓋在郡中十五年而以病及往來道路之日半也然環瓊
數千里內凡三州十三邑其民無不識與不識皆愛公如
父母其以內艱去也號泣而送者十餘里不絕是時廣之

泰和縣志

卷三十七

藝文

傳

八

東語賢守公為最焉服闋改知肇慶府未行而疾作卒於
北京萬寶坊時年蓋七十五矣公平生尤孝友其季父無
子公事之如父事其繼母尤篤其學無所不通為文高邁
有古意其於性命道德之理則得之於師承之間蓋深矣
予與公同里且有世好自公之守瓊適予為令肇慶連易
三縣聞其行事尤詳及予為史官於翰林公之子直亦以
科第入為同官故其沒也予既哭之以辭因又取直所為
公行狀參次所聞者為之傳云

贊曰余往年數見公飯啖異於常人志氣偉然亦何其壯
哉而今羸然身不能勝衣舉觴微噍輒止豈既老而衰者
如是耶然予竊觀公形雖憊其神益精明至死不少變則

其所養之厚自有不隨氣而耗者矣然予又聞公在蜀時
往來青神峨眉之間遇異人授書頗元秘果然則公之所
自得固有異於常人者乎予不能盡知之姑述其為政之
槩以俟異時太史氏著循吏者采焉

泊菴集

錢可大傳

梁潛

可大名焜姓錢氏本吳越王鏐之後歷廬陵刺史匪再世
曰和自廬陵徙吉水又四世曰程程之子誠可皆以科第
有聲而可大之祖本和號梧岡先生者尤篤行之士也可
大生十八月而孤稍長性穎敏年十三以書經中臨江路
賞試既又中撫州路賞試然是時元祚日非紅巾盜起所
在皆爭為雄長自至正丁酉五六年士大夫顛頓甚矣可

泰和縣志

卷三十七 藝文 傳

九

大奉其祖及其母崎嶇以避之走廬陵之富田遷泰和之
梅岡既又走其邑之大洲尋又奔走雷州最後廬陵之李
坑李坑路極險盜又追及之梧岡被鎗不死縛之以行可
大聞即冒白刃奔訴乞以身代盜并繫之可大訴不已梧
岡亦哀訴其無子唯此一孫耳兩人固爭相代死情益悲
慘賊憐其意遂兩釋之可大方脫時其母尋亦被執而可
大妻張氏翳伏叢薄中窺見賊已執其姑即自出迎謂賊
曰我姑老矣請釋姑而縛我賊熟視良久即解縛其姑縛
張氏張氏既就縛擲所攜袖中雙鞋與其姑訣曰婦無用
此矣且行且睥睨其姑稍遠即罵賊不復肯行遂死之變
故倉卒之頃而一時憤然求死以全生者若素約然何其

可悲也國朝兵定有司以可大之賢凡三薦之皆以親老辭親既沒終身為之悲痛梧岡故所築樓可大每一登之輒流涕因名之曰思樓其孝行篤至世蓋少見也然其為人頗豪健慨然以氣自負鄉有劇寇嘗殺人有司憚不敢捕以屬可大可大立捕殺之年若干卒於家一子曰遂志今以科第得官為山東按察僉事云

贊曰吾嘗過錢氏所居其地今所謂錢塘者愛其山水清曠因登高而望焉其南數十里外峻峰躍起視衆山特高云其址即宋丞相文信公故居也諸老人言丞相往事與史傳所記殊異因言可大之避亂也居其山下最久其被執也亦幾不免余既壯其山川又聞可大事思見其人而泰和縣志

卷三十七 藝文 傳

十

不可得也因為之傳云

泊菴集

一槎翁傳

梁 潛

一槎翁泰和人年方冠從事入臺府聲藉甚既而入禮部將命於四方負盛氣英偉動人選為給事中命方下以憂去自是沈滯低徊者三十餘年凡六考皆卑官最後為江都典史尋復罷去皇上即位以高皇帝舊臣例加賚予俾退休於家然一槎鬚髮皓然老矣自以宦途飄泊之餘風波所激觸枯朽而摧濯生意盡矣而猶汎乎不知其何所止也因自號為一槎其生平政績有過人者一槎皆委擲棄去不肯自道於人因念一槎方壯時面如玉雪秀眉疎髯高材而俊畧雄邁蓋一時使遭遇知己出其所長而用

之其所至何如也今既頽暮猶時矍然有意時務性喜飲
飲酣而歌聲如金玉諧嬉敖謔機應不窮然一槎外若黠
而中情實朴人每從其後揶揄之一槎不知也嘗一至京
師與飲之醉慨然曰吾之槎今休矣上崑崙而望河漢世
無復知我者棲溝壑之恬流與毀梗聚萍相依以少息吾
之槎其止於斯矣乎乃歸買田負郭築室於故邱輕裘緩
帶每與二三故舊徜徉往還欣然以此終其身也一槎姓
羅字仲矩因其老又謂之一槎翁云

贊曰子聞河南歐陽參政云羅君在江東為政濶畧無文
而洞見隱滯學士儒生多所不喜然甚得民歐陽又數數
問羅君今已老尚康強無恙否其有意於一槎如此然吾
泰和縣志

卷三十七

藝文

傳

十一

觀一槎甚自適無一毫慙容孔子稱柳下惠不卑小官一槎
其近之哉因為之傳

泊菴集

疾退子傳

梁潛

疾退子泰和人也仕不顯於時又以盲廢故自號曰疾退
子疾退子少時豪邁穎敏氣英英然蓋其五世祖復之宋
神童也疾退子既負其地以自高又不肯阿匱下於人故
所交多一時名士其仕也雖卑官甚廉及廢而歸也貧蓋
甚又盡喪其妻子且老矣練裳草屨低徊蓬蒿之間巡除
卓杖歌聲激乎霄漢然時遇事不平猶拊膺憤然人望見
多引去避之獨所為歌詩人得之無不愛也自顧無所為
於世乃推衍邵子先天數術以測人之貧富窮達壽夭亦

陰以驗其人之賢不肖或得其似焉輒以自笑而喜口固不言也然疾退子尤數奇元亂時嘗與其母俱陷賊中疾退子被傷死道上氣方屬遇他盜憐之擣炭為屑以藥其瘡裂衣以蒙其首氣始蘇血淋漓被面上又負其母四顧甚急忽遇賊帥憫之留止其旁舍與之賦詩飲之酒而勞苦之明日徑遣出城眾異之以其為孝感也疾退子平生所遭窘迫如此又窮獨終身此豈非命耶蓋人情有不能堪者而疾退子視之泰然古所謂知命者其疾退子哉於乎世之耳目聰明享有百祿意無不得獨其中不能泰然如疾退子者抑獨何也疾退子姓鄧字學詩云

泊卷集

疾退子傳

楊士奇

泰和縣志

卷三十七

藝文

傳

十二

疾退子者吉之西昌人鄧氏鄧故西昌儒家宋神童復之其五世祖也兄子方及弟子靜博學雄文為鄉碩師號二鄧其伯父父也國朝四川鹽運司經歷崇志以文學德操與楊子淵羅子理齊名稱楊羅鄧者其兄也疾退子名學詩字崇雅有孝行元季之亂安成寇卒入西昌恣殺掠母劉氏老病不能行負之走避隘巷空舍中踰日寇窮索獲之解所懷金得免繼復有獲之求金已盡矣斲之幾斃繼又有寇至見老母哭其旁甚哀憫之子善藥傅又解衣覆之久乃蘇起負母走避他處道遇渠寇詢知其儒者憫之子酒肉又為詩嘉之遣其下導出城使遠去疾退子少好學負才具有用世之志謂功名可以俛首取其父母亦矜

詫其不凡曰是必復振吾宗者皇明既定天下御史劉昭
先知縣事以材舉江西行省留為宣使則慨然歎曰士當
局促効奔走人階庭下哉即謝病歸無幾縣復舉送於朝
授固陵稅課使忻然曰乘田委吏可以行道到官持廉施
寬商賈爭欲出其市所入貨羨舊額數倍秩滿徙平陽持
已愛民如固陵甫再歲兩目發內障喪明郡以聞命致仕
歸則戚然傷其命之窮也自號疾退子疾退子耿介修潔
氣岍軒豁不屑意生人事為文章長於詩早喪妻無子既
罷官歸輒貧無侍養者是時里中故人親友好義長者往
往多在知疾退子生平抱負爭延致之疾退子挾童奴日
東西往來飲酒談笑相懽時為歌詩以自適縣令丞皆知

泰和縣志

卷三十七

藝文傳

十三

而禮之疾退子亦數出直言以裨其政之闕故疾退子雖
廢於盲而其所適於中者猶不廢也歷三十餘年向之故
人親友及好義長者或死或遠出外里後生晚出雖以士
名有不能究知疾退子平日矧令丞乎於是疾退子已八
十餘氣力益衰貧益甚冠帶垢敝十數年不得易衣薄歛
歛嚴冬不能出門戶然其所操執益堅不屈人片語不合
拂袖去不顧不肯一毫脂韋泐忍狗人以求所欲孔子云
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疾退子非其人與建寧陳士希
為縣文學獨愛重疾退子官滿將去念疾退子將無以為
終也倡率素所還往者為備歛葬之具廼去自士希去知
重疾退子者加鮮矣今有人焉卒起且莫之間其勢鉅貲

厚足以蓋一鄉不必其有德即一鄉之人奔走阿附之恐後至於疾退子則漠然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何趨向之異乎古哉蓋又有以盛衰存沒為戚疏而施諸其同氣者非獨於疾退子然也然疾退子之為人世其可少乎

東里集

羅先生傳

楊士奇

羅先生名性字子理以字行羅故泰和儒家宋有為盧溝主簿曰伯壽嘗割股和藥起親疾縣表其所居坊曰旌孝者先生曾伯祖也會祖伯霖祖見可父穀禎先生少孤貧自奮於學初受易於鄉先生韋乾乾繼登康山長宗武之門苦志畢力博記精思夙夜不懈既冠遭元季兵亂走避巖谷崎嶇困窮未嘗廢書卷性耿介一言一行必端不與

泰和縣志

卷三十七

藝文

傳

十四

俗人接雖至戚或涉邪行輒絕之然口未嘗言海桑先生陳心吾嘗稱先生及楊子淵有冰玉之操洪武初詔郡縣立學御史劉昭先知縣采譽望聘先生及子淵鄧彥高三人為之師時號楊羅鄧四年中鄉貢進士明年赴春官勅免會試授德安府同知先是有寇號糟李萬戶者以眾入府治劫殺郡守以下掠庫藏官捕其眾悉就戮獨糟李逸去久不獲詔捕益急踪跡所過宿逮繫數百人諸邑騷然先生初下車民有負一囊詣府言糟李實死矣此其遺骸也問死幾何時矣曰一歲曰始死時曷為不言又驗其鬚髮皆在而皓然白也曰糟李年未四十此安得是耶咎而逐之悉出所繫數百人諭之曰朝廷但欲得糟李耳糟李

且出即汝等暮皆寧家何為不自愛體膚乃甘受楚毒而
庇一賊耶能從吾言今與汝等期十日獲賊即汝皆良民
眾叩頭曰府公欲生我敢不盡死力乃悉縱之七日生縛
糟李至庭下民皆以獲賊勞而遣之命下賦民鐵造軍器
時兵亂初定商旅未通郡民粹無所辦先生居第後治蔬
圃得窖鐵萬餘斤民爭趨求售同官亦勸以售民先生曰
固天以濟民豈為我也悉以代民充賦有餘皆入官庫銖
兩不私焉其冰孽之操愈厲而邱民之心寢食不忘為政
以寬恕為本惟賊吏無所假應城縣吏劉仁盜官麥事覺
府逮治之仁懼逃匿會按察僉事朱逢吉過德安仁出誣
告先生他事將就鞠湖廣叅政陶凱吳雲按察副使劉某
泰和縣志

卷三十七 藝文 傳

十五

聞之馳召逢吉還謂曰君不知德安有羅同知耶廿七府
之賢守裁三人其可以枉忠賢哉

岳州馬知府沔陽彭知府及先生三人

逢

吉卒白其誣而正仁盜麥之罪在郡四年闕知府皆先生
總之秩滿詣京師坐擅用棗木染軍衣為陳寧所劾謫戍
西安行橐無數百錢怡然就役不以得失置意既至西安
之達官貴人皆敬禮之而安於處賤未嘗一毫干人郡諸
生從之受經後多舉進士去是時四方老師碩儒在西安
者數十人吳中鄒奕獨曰今吾輩所讀書庶幾羅先生之
半蓋先生學甚博為文章切深詩古體宗漢魏近體宗盛
唐書法鍾元常年及七十卒士奇少孤五歲先生取而教
育之有父道焉明年官德安又挈以行又三年先生有陝

西之役屢遣書督其學又廿年而捐館當是時所以誨不肖者雖不能盡記而為道之大要不敢忘也恒竊私念先生所以修諸躬施諸人者皆當追配古人而今之人知之者寡矣謹述其槩為傳手錄一通以寄其子賓畿蓋又欲其子若孫皆圖不辱云

東里集

王先生傳

楊士奇

王先生名佑字子啟晚號啟翁王出琅琊後繇金陵徙秦和世系具家譜先生十數歲知自重以古人為歸不混流俗初從鄉貢進士曹隨治毛氏詩長遭元季之亂與兄子與先生避匿平川山中力學不輟兄弟自為師友稍出游南昌與辛敬萬石曠達楊士宏練高劉永之輩為詩友行

秦和縣志

卷三十七

藝文

傳

十六

省平章遂禮致先生為塾賓聲譽日聞四方江西既內附先生首舉教官吏部試中經義偕十八人者入見是日大史奏星象文明之祥太祖皇帝喜皆除監察御史賜襲衣又賜宴御史臺先生劾奸貪振憲紀風裁勃勃動人廣西平初置官府簡御史往任風憲以尋适為按察使先生及胡子祺為僉事子祺曰古新國用輕典先生曰蠻夷之人素昧君臣父子之分瀆倫傷化不及此時明禮法以示勸懲後將難制适從先生議先生所分按郡縣吏民悚然三年偕子祺入覲時王師初平蜀重郡守之寄遂徙先生知崇慶州子祺知彭州崇慶承兵革凋弊之後植仆煦槁隨事盡心民稍復蘇坐累罷歸而從學者日衆先生嚴師道

其施教有方務見實效後生晚學望之皆內自歛肅不敢
侈肆江陰徐遜知泰和縣勵精為治聘先生訓導縣學日
躬詣問政先生曰示民以好惡之正而去其蠹耳遜虛已
惟先生之言聽而行之不疑於是五六十年知泰和者其
設施當大體得民心民至今誦道之無厭者莫有過遜蓋
自先生導之矣先生孝友忠信嚴毅端方海桑陳先生嘗
言王子啟壁立千仞不負所學劉尚書子高言子啟真風
紀臣包孝肅不足多也郭敬守曰子啟平居一言一話皆
可書簡冊垂法戒蕭子所曰王公秋霜烈日執固當憚之
先生擅文章養氣為要中歲以前所著毀於兵晚獨存長
江萬里稿先生年六十有六卒二男子皆殤卒時惟二女
泰和縣志

卷三十七

藝文

傳

十七

子在其行事舊無紀述梁潛嘗從受經欲作傳未及而卒
余夔角以姻家子恒得侍教猶及見所藏僉事知州時政
事文書充積牖下時不敢有請今所藏無復存者每念士
君子挺特魁傑如先生者一代無幾人其可使泯而無聞
謹記憶耳目所得大槩為此傳雖言不能詳觀者可推類
以得之矣

東里集

周是修傳

楊士奇

周是修諱德以字行周吉之泰和爵譽里名家其先諱知
者嘗顯於南唐至宋累累有科第其支裔徙濰江里是修
之所自出也是修少孤貧自奮於學從遊鄉先生胡渚樵
渚樵以孫妻之又從國子學錄蕭執先生明詩經初舉霍

邱縣學訓導入見太祖高皇帝擢為周府奉祠正高皇帝
上賓之明年有告言王過失事王府官屬皆下吏是修以
嘗諫得免改衡府紀善預修纂翰林數陳論國家大計及
指斥用事者誤國用事者怒眾共挫折之是修屹不為動
太宗文皇帝靖難之師既渡江駐金川門宮中悉自焚明
日是修留書其家別其友江仲隆解大紳胡光大蕭用道
楊士奇且付後事暮入應天府學自經六月十五日也又
明日臣民推戴文皇帝繼大統數月御史言是修不順天
命請加追戮上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一無所問是修內
貞外和有孝友忠信之行非其義不苟取襟懷坦明灑落
而冲澹悠然其學自經史百氏下至陰陽醫卜之說靡所

泰和縣志

卷三十七

藝文傳

十八

不通為文章未嘗締思援筆立就而雍容雅贍詞理條達
稍暇著述吟咏不虛寸晷所著有詩小序詩集義詩譜論
語類編廣衍太極圖觀感錄綱常懿範邇言家訓菑菑集
進思集是修汲汲導誘人善人有過失恒為之隱以是無
少長賤貴皆樂親之明知人所薦士如梁用之劉叔誌皆
知名當世是修之學雖間未純然於明綱常為世道計必
身履之而不徒託之空言豈非卓然特立者歟是修卒年
四十有九時解胡蕭梁皆見諸文字然屬倉卒不及詳今
二十有八年矣知是修者獨余在每追念君子清白之節
文皇帝日月之明既照其心豈當遂致泯沒故述為小傳
以授其子轅使傳焉

東里集

陳孟省傳

楊士奇

陳泰和碩宗五季時自金陵徙來歷宋元以科第入仕者六十人國朝心吾先生為江右大儒洪武初朝廷遣使徵議禮以老辭三子孔立孔奐孔碩見予所作墓表孔立孔奐皆明經擅文章孔立負才識卓犖不局於小節嘗仕為白水縣丞孔奐溫粹如玉隱居不出孟省孔立之仲子為孔奐後名鑒心吾先生七孫特愛孟省十四即侍先生上京師及考鄉試廣東江西旦暮不去左右者十數年為人質確苦學攻詩經及大學語孟中庸晝夜熟讀精思諸經史子皆通究治科舉業其文一本實理而深斥浮靡之習弱冠甚見重先生長者同輩者皆往質疑請益而愈日自

泰和縣志

卷三十七

藝文

傳

十九

進不少懈為人峭直寡合邑中士所與交者無幾人行道邂逅流俗人俛首過不一顧嚴義利之辨不輒受一毫於分之外年十五六即名其讀書之齋曰克治以自勵精楷書平生所繕錄文字甚富一點一畫必如法蓋類其為人邑大夫舉克學弟子員歲甲子江西鄉試衆皆必孟省在高選是歲江西聘心吾先生考試有令考官不得以子孫預試遂格不入丁卯再試將入會聞大父喪遂止同門生素為孟省薄者訟孟省謂無祖喪不就試之令有司刻深不明竟坐孟省不應而罷其弟子員己巳凡罷黜弟子員皆徵詣京師分布諸司治吏事踰年孟省抑鬱不得志竟卒蓋年三十有五一子西安少孤失學易業賈而卒無嗣

先夫人孟省姑也余生後孟省十歲卅角嘗從學焉既長最相厚孟省志甚卓學甚篤行甚堅卒不遇以困死非其命耶夫挾藝求試以干祿也大父喪不恤而汲汲於祿禮歟執法吏不推人情明禮義可以為良歟吾著孟省之事以悼賢者亦使法吏有警云

東里集

大卿徐公傳

羅欽順

公名貢字廣賢姓徐氏泰和水南大原里人也其先自萬安早口來遷曾祖諱應麟祖諱以忠父諱孟朗先兩世繼為區賦長至其父始得代乃別築車谿之上篤教諸子公與伯兄川季弟威俱有異質相與共學交相切磨學成相次領鄉書成化甲辰公遂登進士第明年例與告寧親俄

泰和縣志

卷三十七 藝文

傳

二十

遭內艱宏治戊申服闋還朝授南京兵部職方司主事甲寅署車駕員外郎丁巳陞郎中還蒞職方會詔舉賢才南大司馬張公悅少司馬張公敷華同以公名上遂陞福建布政司左叅議公為人端厚謙約而嚴於自守遇事務叅酌情法之中弗苛弗縱在兵部時嘗建言職掌五事俱得旨報可其處置公差船隻撫存犯罪夫役人尤便之初至福建有豪民冒種海田招致徒黨以數千計鎮巡疑所處檄三司集議莫敢堅決公曰吾嘗察之稼事十六七成矣急之必致變宜俟其獲懲其人而申嚴其禁自可無虞眾遂以其事屬公事卒賴公而定閩之鄉士累建請鬻僧田部符下藩司查處公時兼營四道既考見其都數察諸議

者意皆主於奉行公獨以為田之在僧糧差無幸免者今欲變賣則其間虛糧萬數無所於征且賣入勢家則優免者必多差將誰任况諸大寺僧徒佃客各不下千人一旦奪其所資以生者其能安坐以待斃乎此其不可明甚以報戶部雖駁令再處竟亦不果行也建寧大水壞及城門公董工修築城中舊有流泉一道久堙弗通屬頻歲大災且科目乏繼談者皆謂泉堙致然求通屢矣而泉之入出干涉城垣用此率難其事至是公慨然曰事機之會其在今日乎遂疏導之以其方已而士果興災頓息建人皆曰徐公之賜也漳浦之南韶地鄰廣東流賊嘗入犯公嘗建議展築其城置一守禦千戶所實以漳州衛官軍四百於

泰和縣志

卷三十七 藝文

傳

二十一

策為長議未行而賊復入至以巡捕官去公即時督厲兵士擒獲其首惡及黨與二百餘人遂舉行其初議城既展公解營房以次就緒居人始有寧宇其地嘗封閉銀坑一所即令守禦官軍以時巡邏而罷遣其客兵歲省口糧幾二百石福清縣庫被刦盜不時獲邏者計誘二人許以自首免罪乃妄引平民八十餘人公廉知非真緩其獄而竟得真盜八十人者皆賴以免惠安丙洲兩鹽場鹽苦而黑商中殊少例許折納銀米場丁仍晒鹽貨賣時泉州一衛以犯鹽禁當戍邊遠者二十人公不謂然一日以問集司犯鹽禁者何處或答曰有例二千斤以上邊遠充軍公曰例首不有越境二字乎在坐皆默然有慙色自此問遠戍

者鮮矣福清舊額魚糧七千石比年所入纔及四千公究知魚戶舊則船八百料者納糧八石六百料者六石其餘以是為差歷年多舊戶日消而新戶日長弗登於籍乃一覈實新戶止各徵其半以補舊額舊額頓復而其民一無怨言佐閩藩垂十年政績甚懋屢為巡按御史所旌正德己巳春陞河南右叅政事有干藩府者據理平處人皆愜服其年冬陞遼東苑馬寺卿會公久病未痊先已馳疏乞休致辭甚懇遂得請而歸公平生謹於事親居喪有禮既仕獲再贈其父南京兵部員外郎母歐陽氏由安人進宜人及休老於家歲時輒躬詣先塋展省增壞屏翳祠堂敝則重建之待子姪及宗族姻黨皆有恩意然隨事警飭

泰和縣志

卷三十七 藝文 傳

二十二

亦不以姑息為愛也去縣城止隔一水非公事未嘗入士君子尤高仰之公生正統戊辰卒嘉靖丙戌年七十有九年矣深惟始終常理乃相地於天柱岡尖峰之下築壽藏焉既成以銘見屬余嘗執筆史館粗聞書法有如公為人為政皆卓然有可稱述謂宜立傳以傳久遠乃據曾桂陽所錄事狀叅以平日所知為次第書之如此蓋善善之公也公元配劉氏繼周氏贈封皆宜人四子郟援例冠帶郟郡郟俱邑庠生而郟前卒

論曰先吏侍公方嚴少許可往官南雍最與公厚善余以此獲從公遊公嘗與余談經理致精確粲然如指諸掌余心服焉其學之所得者深宜乎施諸政理類非俗吏所能

及也然則君子其可以不學乎

整菴存稿

胡行恭傳

王時槐

胡行恭字民敬泰和人幼孤穎敏強記家貧為童子師取資供母晨起櫛沐伺寢門問所宜苦以為常母既沒家無餘資或竟日絕炊手一卷坐中庭曠然若不為意性好讀書貧不能購則時時從人乞假手錄至數十部彈思天人之際究極物理之原每有探會輒箋疏其義故善里中刑部郎周尚化周砥節剛廉乃獨推重行恭一日貽書議及詔旨裁抑生員可否行恭報書至再極陳其不可狀且曰裁抑之說起於青衿之子請謁公事假私蹊以備員此固流弊之甚僕則以為周士之貴秦士之賤皆有繇來昧可泰和縣志

卷三十七

藝文傳

二十三

以一一罪士也夫欲導為射示人操矢欲導為御示人執轡今盡以科舉而督實行是猶誨射而示轡誨御而示矢也豈可值乎故科舉之外必行薦舉則篤行之風倡必坐舉主則憑私之路塞就有儉邪之人懷無狀之心者不得廁其間矣乃欲為定額以抑之不亦後乎周得書歎服且曰使薦舉法行則首詣公車舍行恭其誰耶行恭雖伏蓬藁不忘當時其誨子以實行為學而戒務名富貴利達一不置諸口子天鳳能遵其教嘗從雩都何公秦黃公宏綱開陽明先生之學初疑信半久之中夜體認瞿然有悟曰是有本之學也乃著自信篇又以理非在外特著理論以正後儒之誤云

人文紀畧

李之梁傳

劉夢龍

之梁字吾鼎姓李氏以字行邑西之文溪人李世為西昌儒族曾大父應師大父春茂俱邑庠知名之梁生而穎異稍長肆力於學聖經賢傳暨諸子百家靡不究涉每遇古人忠孝事輒感憤不能自已弱冠受知於學使侯峒曾補邑弟子員旋膺貢選捧檄當土上入對會張李倡亂海內鼎沸甲申自成陷京師聞報髮上指兩眦盡赤曰吾獨不能為國家効尺寸力哉已而兵部尚書萬元吉閣部楊廷麟吏兵兩部尚書郭維經同守贛城乃杖策謁郭於軍門郭與商方畧心奇之薦授監紀推官丙戌十月四日

泰和縣志

卷三十七

藝文

傳

二十四

曰吾死從郭公將以有為也公死吾何生為亦赴清水塘死焉夫當崇禎之季文武有位於朝卒懦怯不能一出力討賊我

朝誅戮李凶為莊烈復讐出民水火天命久已有歸而萬楊諸公猶欲為於不可為之日為國盡命然猶曰封疆大義而於國家亦未有不可逃之職也乃爾捐軀赴難從容就死豈不誠烈丈夫哉泰和素多忠義士宋季死寶慶者有曾忠愍從文山先生死者有六忠元季死者有十義明初死建文者有周紀善末年又得之梁與廖龍彭曾諸君子後先繼起輝映當代邦名忠義良有以夫

再志

曾母蕭孺人傳

梁潛

蕭氏諱懿貞里之沙瀾人也歸匡原曾君子常未及一暮其兄以區長董賦京師註誤籍家兄弟夷徙而子常先已遠竄孺人因潛歸於蕭易髻而鬢吏得之鬻也訊之曰我待年女安知夫所輾轉刑訊五毒俱下第對如初而子常由此得脫草除中赦歸舉三子而曾君棄世孺人年少子持勤苦孀幃令諸子有成皆孺人力也夫以一女子鼎鑊不渝克全其夫於難使一姓之舊物手為恢復可謂貞而烈矣子故樂為之傳使後世子孫咸知母德之宏遠云

再志

義婦劉氏傳

彭家屏

劉氏名淑慈吉州泰和仁善鄉人已旌故孝子蕭道邇之妻也父曰作霖國學生少受姆教早有賢名年十八歸於仙槎鄉蕭氏孝以事尊敬以事匹閨門內雍穆成風時舅及繼姑皆高年垂白承懽色養甘毳畢陳道邇天性純孝事親之外不治別業氏秉家政勤以率人內外肅然道邇常侍父疾三載衣不解帶食不辨味氏副厥志易寒暑弗渝也及卒道邇苦廬於墓氏惡衣糲食旦夕哀號行路之人皆曰此真孝子之婦也雍正癸亥夫亡治喪豐嗇如禮於是持家益儉家財日裕訓子日嚴子皆成名而性好善樂施子乾隆壬戌秋歲穀不登次年五月米價翔貴里中皇皇氏先發家穀以糶石損直二百既而餓者載道乃煮糜粥以賑之分設三局以別男女日就食者雲集賑畢復

泰和縣志

卷三十七

藝文

傳

二十五

有聞風遠至者人與米二斗其族之貧困者未可以賑列也人月與米三斗計所費白金千百有奇全活者甚衆鄉里德之為尸祝焉若夫每歲施設茶水以解寒暑病者餽藥故者子棺建橋梁濟渡平治道路仁心義舉筆不勝書遠近皆曰此真不愧其淑慈之名也即今乾隆甲子之歲年六十有五神明如舊綜理家事勗勵子孫老而彌篤二子忠成均弟子廷恩邑庠生皆克遵母訓號為良士噫為善食報未可量也

論曰昔范叔孫周濟窮急嚴世期性好施與載之典籍傳為美譚此風何以不嗣也劉氏以一婦人直哀鳴鴻鴈之日慨然出其家貲以蘇梓里求之鬚眉中不可得而不意泰和縣志

卷三十七

藝文

傳

二十六

巾幗中有此人也迹其所行善難枚舉使天下人而類如氏則監門之圖可以不繪絲穀之詩可以不作其有貫朽粟腐而甘為守財者聞氏之風可以興矣予故給匾旌之而又喜為之傳命入邑乘以永揚其善行云

再志

佳山傳

逸名

佳真人許智長安人仕唐遇道輒下風以請一旦如有所悟忽休官同姪和為洞天福地之遊就廬山葺菴未成一叟告曰是山屬陰不能成道江之南有名山地屬陽多仙蹟則道可成真人乃揖叟下山過吉陽郡遙眺山峰洵若老以靈跡告亟趨程欲往過大舉渡憇古木下營菴舍未幾舍去訪義山途次遇老樵問程樵請前導真人駭之抵

山引入深谷忽睹琉璃宮殿有霞服星冠者一見輒延坐
歎語真人愕然回省見童子在側詢曰此地非塵境其仙
境與童告曰此王真人洞也真人驚喜謂今日鍼芥相投
良久真人起徜徉四顧青衣樵叟莫知所之回視宮闕岩
石而已於是就地穿岩架石攀長藤營古木成菴擇第十
三峰創禮斗壇壇旁穿浴丹井菴前植仙藥開八卦爐煉
丹天降雙鯉於井施藥救人山下老稚茹之者病痊識面
俱稱佳仙貞觀間登所築壇中元日上升今名第二壇在
金文寺後東南隅騰嶺而上約行十餘里壇下途左地名
佳山以真人姓稱常有仙燈隱見遠近見之又以金雞山

名康熙志

泰和縣志

卷三十七 藝文 傳

二十七

佳大郎傳

逸名

佳真人諱和一名大郎真人智之姪任亳州倅年踰六十
慕仙風聞叔辭官旋亦解組叔作詩探其意隨即吟答從
叔出長安步數千里及寓義山往來泉石唯諾叔前嘆曰
道在目擊出希入夷惟心堅耳偕叔煉丹暇日選勝概架
險石起三橋俯瞰龍潭戲擲釣竿為常丹成日祥雲滋鬱
香聞遠近仙衣兩襲墮壇所叔衣一襲上昇大郎擲釣未
歸餘一襲飛還天闕既歸失其叔仰空攀號叔遣神人告
曰帝賜仙衣汝不得祇受汝當為地仙是夕轟雷走電又
賜雷鼓自山椒下隨所止建壇朝夕禮斗次年七夕尸解
聞於朝立像建祠祀之其空蛻衣冠葬壇下有塚猶存壇

在崇元觀後今名第三壇上有古雷殿祠內有古栢古荆
大數圍千百載枝柯如新俱真人手植者左有含笑樹去
地丈餘中虛有竹數竿出焉每春笋萌大風雨拔去舊竹
新笋乃出相傳為挿釣竿地靈跡所鍾扁名曰仙本

康熙志

義馬傳

梁潛

義馬者應承完所乘馬也馬頗俊逸左右持羈者數人僅
足抑之非其主輒弗得乘然自歸承完頗馴承完由胄監
生舉進士第為吉安泰和縣令泰和號難治承完至適罰
羣奸不少怒於是搗毒以肆虐者一旦斂迹民賴以息郡
之胥徒來要利於民者往往垂橐去不敢出一言然承完
質直材能不及中庸口吃吃每遇事未言而氣已盛民益

泰和縣志

卷三十七 藝文

傳

二十八

喜之郡益惡其所為累構陷之承完積不能平輒舉郡之
不律事十數往訴於朝或者曰子訥彼皆巨蠹且狡宜少
忍之弗聽後竟弗能悉白遂死馬郡聞之即收市其馬以
官價償之馬且行闔門數四即返執策者盛怒答之馬輒
人立良久馬垂雙淚如水終不可動邑丞躬造馬所諭馬
使且往馬蹭蹬強出門去累累然衆皆扼腕焉馬亦無復
舊態矣暨至郡隔河五里許徘徊顧來時路酸然嘶不已
遂不復渡死於水濱牽馬者昇死馬以歸君子曰馬來歸
承完時固有主矣迺獨不負承完固知人不忘報也哉承
完在邑僅半載許豢養之恩能幾何馬馬不肯背主歸讐
以死世謂馬比德君子豈不良然

泊菴集

義犬傳

周是修

吉泰和鳳岡胡如林之犬也有元初胡為泰和巨室如林胡氏之傑然者也富而敦詩書重交遊喜射獵常入山以所畜愛犬自隨防虎而射之冥搜抵絕壑中卒與虎遇機未及張而為虎所攫仆地將斃之犬見主危亡命以赴縱嚙虎尾虎棄人而從犬則退走喧叫聲動岩谷虎復攫人犬復以死進嚙如是者屢故虎不暇噬而如林已魄喪不省矣既而旁林之樵者訝犬聲之異羣趨而視之虎稍驚卻犬奔伏主身若覘其傷占樵者知為如林併力逐虎如林移時乃甦迨歸賞樵者樵者辭曰公所以得免於虎者是犬之功也如林感其義撫愛不下所生數日犬以駭膽

泰和縣志

卷三十七

藝文 傳

二十九

而殞如林慟之具棺斂以人禮葬焉君子聞之曰勢迫主危去死一間為畜犬而能捨生赴救勇黠若此卒脫主難死以義稱為人臣食君之祿而有不憂社稷市私賣國臨難苟免貽唾罵於後世者嗚呼可以人而不如犬乎

芻蕘集

墓銘誌表行狀

清節蕭先生墓銘

胡 銓

江左有隱君子曰蕭子荆諱楚號三顧隱客父仲舒死以甥從羅公括學攻苦二十年仕意不汲汲紹聖間以母夫人命預螺川賢書不中禮部程留太學時方較聲律已獨窮經於春秋尤深秘淮海孫氏伊川程氏皆以三傳聞受業者常千人先生往質疑焉歸嘆曰政未免着文字相作

經辨衆高之謂是將名家乃更址面會母老且蔡氏方君圖遂慨然引還入林下移其從游馮澥書謂蔡氏欺國將為宋王莽誓不復仕澥得之驚今始證其不狂常游巴峽甌粵氣愈豪放其寓於詩文者鈎章棘句反閒淡清古然種種譏切不苟作自漢唐迄今家春秋者且千槩癖於傳而先生斷以經弟子百餘人傳春秋大義者纔三四如賢良方正趙賜與解其人也澥尤忠鯁名天下初王氏出新學廢麟書士媚進無大略靖康改元澥驟見任丞與丞相吳公敏白上詔可之復置學官議蓋先生出晚以其餘授銓幾十稔偶登甲科為春秋第一歸拜牀下先生曰學者非但拾一第止耳身可殺學不可辱無禍吾春秋乃佳異

秦和縣志

卷三十七

藝文

墓銘

三十

時有友坐誣繫大理獄先生冒盛夏往救終得不寃人皆道其義先生性疾惡至亢聲縷數不少卹及見善談不釋口暮年依明德江陳公及與先君伯重為方外友以累免應得官不屑屑就大臣約薦之朝度不可強亦已建炎四年十月二十四日以疾終清風滿床文字橫斜而已享年六十七卜十一月庚申葬於永樂鄉赤岡之原門人縵臨且挽因以清節易先生名嗚呼士窮節乃見不幸不生孔子前與叔盱同卒可嘆也初先生壯未有室或以無後勸先生曰咄舜雖聖不能掩瞽瞍之惡顏淵孟軻無冑嗣而祀典百世益肅如司馬遷楊雄班孟堅輩豈以有後故顯也耶終不娶先生前不諱日謂所親江君預凶事曰銓以

吾銘僕敢以不佞辭泣銘曰

繫古立言不以子傳過者肅之垂千萬年

人文
紀畧

雲山巖先生墓誌銘

尹昌隆

先生諱復亨字自性姓嚴氏其先金陵人爲吳時避亂徙
吉之泰和子孫因家焉世業儒十世祖曰震宋慶歷二年
進士官至常州推官祖福可父斗輝俱隱德弗耀母蕭氏
先生生有異質五歲能誦詩不逐羣兒戲莊重如成人士
夫咸器重之比長從鄉先生魏天金授毛氏詩考質玩思
或至忘寢食所接識皆鉅儒望士由是學益博文益奇時
士干祿仕者率投牒求進乃得察舉補儒學官先生獨恬
於進取不慕榮利闔門授徒益肆力於爲己之學元政教

泰和縣志

卷三十七藝文

墓銘三十一

不明盜賊竊發先生退處邑之雲亭鄉假館於仁城蕭氏
是時從游珠履常滿戶庭以才識知名者多先生帳下我
曾大父月評公聞其賢即日備書幣聘致家塾爲子姓師
先生隨才誘掖多所造就交處既久若將終身焉遂卜居
石鼓山中海桑遷變大明御宇累詔有司訪求遺逸先生
年逾知命愈不以仕進屑意嘗謂人曰吾非必於隱以爲
名高士出處惟其時而已晚自號雲山老人以見其志云
先生孝友根於天性事親能得其懽心兄弟有無相通終
始如一與交謹然無間士有一善則延譽不已苟有過則
面折不阿以故賢者親而愛之不肖者敬而畏之言論磊
落間與客語及前代故典歷歷如指諸掌聽者嘆服爲諸

然詎可恣然亡言乎輒述狀而銘之聊以抒予衷云銘曰
嚴氏之先以儒善稱傳子及孫專用一經先生承之修其
世業涵泳聖言充然有得銀黃雖貴得之或非時莫我知
我道在茲教施於鄉珮衿濟濟際今休明日老而止素乎
其位惟以永年攸寧一宮式歸吾全厥韞弗施委祉於後
勒名瑱石用彰不朽

訥菴遺稿

前泰和州知州顧侯光遠墓誌銘

梁潛

泰和始為州其民之衆亂久而後定治之尤難而國朝初
相繼為之守者得二人焉曰吳侯去疾顧侯光遠也二侯
皆一時豪士顧氏先世居河南自宋高宗南渡始徙而南
居姑蘇之嘉定元末有知侯之材者辟為椽京口及太祖
泰和縣志

卷三十七 藝文 墓銘 三十三

高皇帝下江南京口首納欵侯預有力其間遂從高皇帝
入金陵監大軍倉支納三年授江西行省理問從征陳友
諒督饋運明年平陳氏擢知龍陽州時方甲辰年也招附
懷來剗草宿弊民賴以息越二年改知泰和州龍陽老稚
至號泣於道不忍侯之去至泰和前州守即吳侯也吳侯
以民好訟告於侯侯憮然曰民有冤抑守弗為之理民將
安訴頃之訟者兩集侯乃自為書榜聯紙長數丈誨諭諄
切民爭來觀觀已去不訟者十二侯又俾凡訟者居譙門
上思三日然後得訴思不三日去不訟者過半矣乃擇吏
純謹者一人置簿受詞訟而勾稽其始末民誠負冤也輒
為疏理非誠負冤願悔自止者聽不問未兩月民不復訟

吏亦畏侯精敏無敢舞文以病民境有虎適其時禁民私蓄兵民無所措訴於侯侯為草檄告之神虎一夕遁去州以大治以丁祖母憂赴闕陞辭命留翰林院同議編大明律律成上進復命監造天下均工圖籍已而還服喪嘉定未幾起復授廣東行省郎中二年召拜吳王府副相留京師以他事誑誤方逮繫問得疾飲水病結胸而卒臨卒為詩壁間以慨道其平生有白髮歸朝之嘆聞者悲之子存誠殯於都南門外三里侯性澹泊不尚侈靡所居廨宇室無長物惟藝蔬數畦食取充口衣取蔽體而已至於治民事無巨細必盡其心在廣之日別廉吏均轉輸浚城隍撫馴士馬安戢逋逃號令既明而賞罰必信遠邇翕然及聞

秦和縣志

卷三十七 藝文 墓銘 三十四

其歿爭欲為祠立石以頌其德者屬有禁不可乃止侯嘗從元進士楊仲宏先生學賦詩氣豪才贍而律調渾厚尤工七言晚自號蔗境翁詩數卷題曰蔗境吟稿云於乎侯當草昧之初能卓然論知天命攀附聖主以自樹立可謂壯偉矣而用未臻其極功業不究於當時獨其善政在民者民不忘也瓊州守王君伯貞往來廣海間得侯二子訪之又素知侯之惠愛不忍其泯也為序其事以屬潛為之銘潛與王君皆秦和人也乃著其事之大槩吳侯安慶人為殿中侍御史以歿其後無聞焉銘曰

民歷草竊窮奸偷及茲弭寧誇相讐大吞小噬病曷瘳正躬惠民邦兩侯後先敷政何優游隱紬舒伸暴帖柔回道

悔沮嗟相羞嗟哉我侯古罕儔衣被寵光壯謀猷澤流盈
溢爵未優身永逝矣名無休

泊菴集

孝子曾先生改葬墓誌銘

楊士奇

泰和有孝子曰曾元友先生沒而葬五十有八年矣其子
愚將改葬寓書北京曰先人初葬不肖孤方髫鬣不能請
銘於先輩君子甫冠而坐累謫西川數十年幸老罷歸又
幸得吉壤將改葬先人而又不請銘不孝莫大矣然先輩
君子淪謝已盡今婦戚中知先人者惟子遂視所述事狀
曰必無辭嗚呼士奇外祖母曾孺人先生女兄也士奇幼
孤先生以外祖母憐愛之故時過撫問又時遣人抱至其
家親著膝上啖以糗餌教誦古人詩成誦輒喜動顏色士
泰和縣志

卷三十七

藝文

墓銘

三十五

奇恒著於心不敢忘銘其敢辭按曾氏自團練使某由金
陵徙泰和始居邑西之文溪以儒傳家代有仕者至梅伯
宋舉進士紹興府同知析居岳家巷子懷可元袁州路儒
學教授學者稱鷗江先生子思立篤學不仕學者稱竹間
先生子三男一女男龍友益友季即元友先生女歸陳靜
得先生先夫人父母也元友先生諱鼎元友其字晚更字
有實孝友之行出於天性自幼服勞奉養恒先諸兄元季
紅巾寇猝掠泰和先生獨負老母出走寇追及欲劫之去
跪陳母老無共養者寇怒揮刀將殺其母先生以身翼蔽
母寇益怒連數刀斫先生頂肩及足血流於地而抱母不
舍寇帥踵後至憫之命從者以其母子入營給米肉且敷

善藥數日創愈予資遣人護送出時兵禍日甚奉母窟伏山谷甘旨恒克未幾江西行省參政金普菴檄理辟為濂溪書院學正遂迎母就養全死奉母歸先廬既廢於兵縣尉楊某為構室數楹居之榜曰會孝子廬母沒哀毀而盡力喪葬江西內附吳去疾知州事辟典稅課州人譽其廉平洪武三年改州為縣侍御史劉昭先知縣事以明經舉引疾辭八年知縣郝思讓建社學於城內外教民俊秀朔望躬視督勸禮致明師十人以先生為首館下生後多成名以升先生眉宇秀朗面潔白如玉儀度偉然博學強記而專禮經工詩擅八分書範金為小印章渾然古意占筮清康節數嘗奇中蓋春秋五十有八生元延祐辛酉八月

卷三十七

藝文

墓銘

三十六

廿二日沒於洪武戊午五月廿九日元配鄧氏繼配胡氏子男二愚頑皆胡出頑卒孫男三沆濬深深蚤卒曾孫男四鑑錫銳元孫一敷改葬以某年某月某日墓在某鄉某山之原銘曰

凡人百行孝其權輿為孝有誠天將弗違矧曰人乎猗歟會孝子厥有錫類錫類無替曾百世紀

東里集

蕭坦行墓表

楊士奇

靖江府右長史蕭用道坦行甫既得痺疾奏乞歸鄉里便醫藥忤旨降宣府鷄兒嶺巡檢至宣府疾日益明年七月十四日卒於官永樂壬辰歲也先在靖江時自度疾不可起預為墓志迨易簀之前二日取酒觴同官訣別又預作

祭文自道其平生而寓夫全歸無遺憾之意其可為達也
矣既歸葬於鄉後廿有三年其子暉來求表墓蕭楊世婚
姻家士奇與坦行甫兄弟在鄉里相交好在京師同館舍
今之知坦行甫者獨士奇深比五六年士奇兩扈從巡邊
至宣府經鵠兒嶺下馬入巡檢司顧眎其山川景物黯然而
蕭條莽蒼而追思坦行甫平昔志意未嘗不低徊感惻而
繼之以涕淚也則表墓士奇何辭蕭氏出南齊西昌侯叔
誅之裔世家西昌邑西柳溪之上其七世祖森宋衡山縣
丞高祖古山曾祖靜安祖方平皆通儒隱居終身父尚仁
學者稱正固先生尊為經師嘗徵至京太祖高皇帝與語
重之特授潭府長史固辭除平涼府學訓導徙居邑北之

泰和縣志

卷三十七

藝文

墓表

三十七

栗園里元配楊氏士奇從姑也繼羅氏生坦行甫初諱遵
字用道後以字行遂別字坦行云自少英特不凡負奇氣
讀書日數千言治尚書而諸經子史皆博通下筆為文滔
滔咸有根據一時同輩莫或過之正固先生沒其學者皆
就坦行甫卒業後多舉進士去建文初詔郡縣舉懷才抱
德者吉安知府朱仲智舉坦行甫送詣京師試文章翰林
擢靖江府直史授承直郎時靖江悼僖王好學得坦行雅
敬重之所言多見聽用召入翰林修類要太宗文皇帝靖
內難之師已渡淮在廷公卿倉惶失措坦行甫與衡府紀
善周是修上書論大計指斥用事者誤國書下廷臣及兩
人議用事者怒盛氣以詬兩人兩人屹不為動左副都御

史練安言國事至此尚不容言者乎顧所論吾過有則改無則加勉詬者愧而止文皇帝既嗣天位命翰林及王府儒臣考閱洪武實錄坦行甫與馬事竟賜鈔時詔百司復舊制罷直史司為諮議所改坦行諮議無幾陞諮議所為長史司遂陞右長史授奉議大夫永樂元年從王之國桂林初至凡國中祭祀所需下有司脩其後凡祭祀之需府寮屬皆勸王下有司脩坦行曰初至倉猝不能自脩可一行之不可以再且祀神在致吾誠使人代脩物非誠况未請於朝而擅使民非制乃止後坦行進表詣京師王府竟下有司脩祭物事聞長史以下皆得罪王始悔不用坦行言坦行數言於王宜務善納言以厚德奉法愛人以保福

秦和縣志

卷三十七 藝文

墓表 三十八

又啟陳八事曰慎起居寡嗜欲勤學問養德性簡鞭朴之刑無侵下之利常接府僚以通羣情簡擇謹厚之人以脩差遣又作端禮體仁遵義廣智四門箴以進王問四門之名遺信何也對曰五常之信猶五行之土實有仁義禮智之德即信在其中王又問古今人多好名名何也其意以訖坦行之屢有言對曰君子必不好名名與實譬諸影與形有形斯有影有實斯名隨之矣河間東平皆有實德故其令名在世與日月同一悠久惟殿下勉夫在己之實耳凡於進講之際必反覆敷暢其旨坦行負直氣侃侃能面折人過失未嘗稍屈已求合一語不合掉臂去不顧而嫉脂韋軟媚人恥與同列事親孝以祿不逮養在公遇盛宴饌

未嘗醉飽於族姻有恩於朋友有信義性淡素一繡衣入朝則服公退布袍蔬食不改處士時為政達於大體所著詩文數十卷藏於家世之仕者異悞不振久矣蓋士以氣為主而以理充之則無往不直考坦行甫躬之所蹈位之所施其正直剛毅之氣可為仁且勇哉

東里集

陳處士墓表

楊士奇

處士姓陳諱果字孔碩父海桑先生國初以碩德正學望重大江之西三子皆文學傑出士林處士其季也材高議精負有用之具無施不可而未嘗一見於用年四十有五而卒嗚呼惜哉其先五季時自金陵徙泰和世為詩書家宋元階科第入仕者六十人而處士之曾祖祖父皆不仕

泰和縣志

卷三十七

藝文

墓表三十九

處士自幼雋爽廉重六七歲讀書一過目輒了大義賦詩作字超躡諸兄先生長者皆矜其不凡長而篤孝友父沒哀慕終身喪祭一用朱子禮不為浮屠老氏之教所親有強之者曰吾敢苟徇世俗以隳家法以陷於不孝乎兄子凱不肖矯父命奪其貲直數十萬緡悉寘不較曰吾豈以是傷同氣哉為人豁達務大體而持行兢謹若處女雖賤視汙濁士若將浼已然未嘗見詞色自少負四方之志嘗踰五嶺睇南海反而登衡山絕江以達中原歷齊魯燕趙踰太行縱覽咸陽涉淮至浙弔古人之遺跡而交其名入君子充益所未至嘗愛華山之勝自號太華生前史官蘇伯衡為著傳以洪武庚午十月廿三日卒嗚呼士誠德

足以容衆材足以濟務必用於世以著及人之功然士自重者必不枉已求用固係乎用之者之求之也如處士之賢雖有知之而皆不在當路則固莫之求也處士沒今三十有餘年當時知之者亦且盡矣士奇處士甥也少孤貧處士實提獎之務學使不墜蓋至今不忘謹撮其平生大槩表諸墓以示來者

東里集

郭彥常墓碣銘

楊士奇

永樂元年十月詔吏部下百司舉才德之士在末位及隱處於下者時翰林修撰梁潛與士奇謀曰郭彥常闔疏累毅練習當世之務且公方負氣節有大體此人可與稱塞明詔議協將卜日以聞會有言彥常病久乃止又三年彥常竟以是病不起余兩人哭之既而相與嗟嘆悼惜謂世之從政者其皆如彥常矣乎彥常沒豈獨為吾徒私惜之哉既葬龍門山今年其子公緒以狀來請銘嗚呼雖不忍銘不可不銘者昔家居時與彥常同里未嘗一日不見見未嘗不相傾倒傾倒未嘗不在於道也而今已矣不銘可乎郭之先岳州臨湘人六世祖匯宋季舉進士為袁州司戶始徙泰和祖巨川考慶宗母蕭氏二子彥常其仲也自幼穎異七歲喪父哀毀動人季父登州教授敬守喪其子獻以彥常為子洪武初教授公為都稅司副時朝廷初建國子學簡京官子弟之秀者充學生彥常與焉受經於學錄蕭執先生先生亟賀教授公曰是兒異時有用之器也

泰和縣志

卷三十七 藝文

墓銘四十

未幾以養親丐去初元季兵亂彥常同產兄被俘不還至是教授公曰奈何以我故而令吾兄不祀命彥常歸主其父祀曰爾生子當令後獻其後教授公歷官瓜州武岡漢陽登州彥常悉侍行調護供養曲盡孝敬教授公在登州得疾聞之即日治行往省比至已沒奉柩還喪葬如禮平居以教子為切要嘗戒之曰舍學不知人之道舍經不知學之本皆遣從明師游與鄉人處和而信於時賢士君子皆與之交彥常儀觀魁偉雍容修整而其論議識鑒卓然非輩行所及不以疏戚廢其是非之公間巷有忿爭不平徐出片言折衷之皆怙怙以止閭居未嘗忘人之憂嗚呼使其得一郡一邑而為之足以安利其民不辱任使然卒泰和縣志

卷三十七 藝文 墓銘 四十一

未及少試以沒此豈獨彥常之不幸哉銘曰

木堅良兮為舟為車玉縝栗兮為珩為琚嗟君子兮世所需命之弗逮兮其何傷於余乎

東里集

劉仲良墓表

楊士奇

嗚呼習俗之下為士不能以義自重以得於內自適如其身或子露一命在當路率憑藉聲勢較轢鄉間挾制郡邑惟所欲是恣若後來或非敗勢失為世僂笑蓋不暇慮雖有敗者相繼踵在目前亦不少自歛戢若此比比也觀於今吾邑之士有子在當路而躬布衣居鄉能以義自重以得於內自適者有劉仲良焉仲良之子咸佐憲外藩十六七年任重祿厚郡縣吏日趨走庭下然屢迎仲良就養皆

不赴仲良所居故在泰和邑市中乃之邑南澄江之陰十數里買田築室率少子往就耕所耕足歲計外有餘間釀酒獨酌賦詩為樂泊然無他營或時與田夫野老分席相嬉娛蓋鄉之人如不知其家有仕宦也此豈流俗人所可同日語哉劉之先五代時柳州判官曰況者始家泰和其後至瑩中生慶源慶源生存善存善娶羅生三男子仲良其仲也諱彛自童丱已雋爽穎敏書一過目能記誦時從海桑先生學初習為詩已藻思溢發同輩皆不及為先生所重然不自矜衒雖父兄不深知之仲良有才具既壯未試註誤謫戍遼東戍長之賢者以奇士禮之有所疑就質焉仲良處患難十餘年不改其度如一日及老代歸則昔

泰和縣志

卷三十七 藝文

墓表

四十二

之朋儕物故且盡獨處自怡所居有小樓名醉吟坐其中書冊恒不釋手仲良平居孝友自作先祠率弟姪置祀田歲時奉祖禰遼東歸其故田廬什器為宗人庵有者悉不問處物能恕咸在官數寓書或詩飭勵之縉紳大夫覽之咸見獎嘆亦有和其詩者其平生故人在要路者未嘗一通書問而聞其所為善事輒喜津津見眉宇如已出非幽貞樂善者歟仲良詩晚益蒼然有壯遊集醉吟彙及所著劉氏譜藏於家仲良與余同里少同學陳先生之門相知有素其卒也咸在京師聞訃遂求余文表墓嗟乎鄉人長老讀余文其必於流俗乎有感

東里集

周是修墓表

王直

紀善諱德字是修以洪武三十五年六月十六日卒於應天府學舍年四十九子轅奉骨以歸既葬矣又謂其地之不吉也以宣德元年十二月壬午改葬陽岡里舉岡之屋後初葬時翰林侍讀學士解公銘其墓久之今少師楊公為之傳先生之賢由是而信於後世今年轅以江都縣學訓導秩滿來址京謁予告曰先人之卒得二公之文誠足以不朽矣今既改葬若揭表墓上豈不益彰徹顯聞此不肖孤之志也敢請於先生子嘉其孝而諾之先生之先蓋居泰和爵譽里其後乃徙灤江復徙陽岡里舉子岡會太父月溪大父於德父邦賢皆不仕先生少孤貧喜學力於孝悌忠信其胸次坦夷明白事非義不為遇人無少長貴

泰和縣志

卷三十七

藝文

墓表

四十三

賤皆有恩意然於是非白黑無所混初受業於里儒胡渚樵渚樵愛之以孫女女焉又從國子學錄蕭先生執授詩經學成舉教官授霍邱訓導太祖高皇帝奇其貌問常所業對曰教鄉人子弟讀書為善遂停訓導擢為周王府奉祠正尋陞紀善王聞其好著書使歸取以進予時始識先生清修玉立温然君子也高皇帝上賓王以過失聞府中官屬皆得罪先生以能諫獲免改衡府紀善入翰林纂修常侃侃論國事詆諸柄臣衆嫉而挫抑之先生不為動太宗文皇帝靖難至京師宮中自焚先生即為書以後事託其友暮入應天府學自縊死文皇帝以臣民推戴既即位御史有言周是修不順天命請追戮之上曰彼自盡其心

而已置不問上之心天地之心也嗚呼死者人之所難也先生職預纂修在翰林衆官方疑畏可以不死然而必死馬亦求其心之安而已先生於綱常之誼躬履之如此平生書無不讀經史百氏皆能言其意為文思若涌泉然必根於理而尤好吟詠其所著有詩小序詩集義詩譜論語類編廣衍太極圖觀感錄綱常懿範邇言家訓芻蕘集進思集其於朋友能相輔以道所最厚者若學士解公胡公少師楊公而所舉者侍讀梁公潛辰州同知劉公叔慈皆以文學德義政事重當時觀其所與與其所舉者則先生之賢益可知矣今卒四十年而有令子汲汲然思著其德於久遠此又可見君子之澤也故為之書使刻於墓上

集

泰和縣志

卷三十七 藝文

墓表

四十四

贅菴先生行狀

尹昌隆

先生諱尚字子上姓蕭氏吉之泰和人也相傳為梁昭明太子統之後世居南康匡廬左山宋紹興進士直秘書閣左司諫右正言致仕左宣教郎提舉洪州玉隆萬壽宮諱勒先生之世祖也元贈奉訓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追封飛騎尉永豐縣 諱立道先生大父也元至正癸巳鄉貢進士累官奉訓大夫福建儒學提舉行樞密院叅議諱諶先生父也祖妣封永豐縣君妣楊封永豐縣君先生生有異質五歲即能誦古詩文過目成誦前輩多奇之暨成童隨父宦遊南康維揚浙省遇名公聞人

即受學而提舉公遷官閩中時在憂道梗塞先生奉母家居益篤志問學大肆其力於經史百氏之書雖當兵燹擾攘之際未嘗一日廢其講習討論之功故凡天人之理性命之奧醫卜方技釋老之說靡不博采窮探以極其指要洪武壬子賓興有司強先生就試遂以書經擢江西鄉試第二明年上春官有旨免會試授給事中以目疾辭退歸鄉里偕其弟子穆買田築室於雲津江口以養其母假館授徒於仙槎尹氏成學者稍進洪武己未首被賢良徵詣京師尋丁內艱去明年往閩中省庶母雷於延平既歸從遊之士戶履嘗滿庚午秋聘為福建考試官癸酉復典廣東文衡所收多才士當時稱賢主司甲戌之歲天子做石泰和縣志

卷三十七

藝文

行狀四十五

渠故事召天下名儒二十有二人考校經書先生實與其列留翰林凡兩閱月屢承顧問恩遇甚隆歲丙子復考試於湖廣自是卧疾於家雖閩廣使幣絡繹踵門而先生不復出矣嘗自以為生於天地間猶附贅然別號贅菴學者從而稱之曰贅菴先生以永樂元年癸未十二月初二日卒於家享年六十有六遠近學者莫不出涕相弔配廖氏早卒興國儒學教諭以善先生女也繼室王氏泰和儒學訓導子沂先生女也子男四曰駉駉駉驩王出也以是年葬於里之珠原先生貌古神腴外若曠散內實嚴飭言行出處擇義而動遇人恂恂雖僮僕未嘗加以辭色人或有不欺之者竟不與校用是識與不識咸稱為有德君子生平

好誘掖後進每為諸生講經至於理欲誠偽之際尤慷慨
切至諸生有問輒應雖前代故實農桑小說咸為條分縷
析至夜分而不倦凡歷先生指授者率為善士在吾郡以
科第致身多出先生之門故其仕於郡縣者難以枚舉仕
於朝者有如國子助教歐陽賢翰林庶吉士余學夔獨孤
樂善蕭省身輩先生學博才瞻敏於為文雖千百言可立
而待人見其若不經意其理趣深長淵乎其深而莫窮也
超乎其遠而莫及也其詩歌五七言雄俊雅澹各得其體
無愧古作者有贅菴集若干卷藏於家隆游先生之門最
久感教誨之恩極深念無以發其幽潛故敢述其大槩以
干於太史氏幸矜而與之銘俾刻諸幽堂則庶有以慰先
泰和縣志

卷三十七 藝文 行狀 四十六

生於地下實隆與諸孤之願望也

訥菴遺稿

周是修行狀

梁潛

君諱德字是修吉之泰和人也其先世有諱矩者在南唐
為僕射兼西臺御史由金陵徙泰和之爵譽里家焉僕射
後八世至潭州主簿榮中自爵譽徙灘江又四世為月溪
先生即君之高大父也月溪生貴禮貴禮生邦賢邦賢方
壯適元季天下大亂奔走無寧日嘗一日盜至邦賢攜其
家譜及僕射公夫人封誥夜走五雲童僕倉惶相失誥與
譜俱失焉邦賢憂鬱成疾積歲餘而沒是時盜益熾君年
方六歲髻首孱然與母夫人彭氏居稍長俾受教於鄉先
生胡渚樵冠至則避冠去則亟往學居數年彭夫人卒君

宛然無所歸渚樵察君氣質粹雅好學穎悟能謹飭其行
遂以孫女妻焉四方兵定廼創居於舉子岡為軒一楹題
曰寫經軒環植佳菓雜以松篁花卉滿匝蒼翠鬱然君日
與國子學錄蕭子所往來相講論凡十餘年薰融暢達既
騫以張落筆為文頃刻數百言蓋駸駸乎作者矣洪武乙
亥春有以通經薦於朝者授霍邱訓導入陛辭高皇帝目
之問曰汝年幾何君頓首對曰年四十曰家居何事曰導
人為善而已帝喜留之翼日教授周府奉祠正踰年丙子
三月從王出巡漠北渡黃河歷大行東北入邯鄲過趙襄
子故都為文以弔古情極豪邁又北逾涿郡過燕都出居
庸關抵黑山觀蘇李之遺跡訪衛霍之故蹤一時豪氣橫
秦和縣志

卷三十七

藝文

行狀

四十七

放襟懷盪滌思若湧泉應教作賦援筆立就至限以十步
而遽成七言四韻王深嘉之洪武己卯還朝陞衡府紀善
與纂修於翰林數陳論國家大計及見用事者誤國輒面
斥之不少貸歷四年聞靖難之師駐金川門遂入應天府
庠自經實洪武壬午六月十七日戊辰享年四十有八嗚
呼痛哉生子二人長曰輪次曰轅女五人曰清嬌淑嬌已
適名家子淳嬌濂嬌淋嬌皆幼在室君生平好學不少倦
每退朝之暇即伸紙濡毫為嗚嗚聲文先理致務為坦夷
汪洋浩瀚不可涯涘若三峽東百川放而注之海也若寒
谷春回萬卉皆萌生意各具可玩而愛也君立志甚高不
隨俗以為同不立異以自衒揚人之善惟恐未至去已之

不善惟恐未力奮然以古人自負以志節自與嘗曰忠臣
不以得失為憂故其言無不直貞女不以死生為慮故其
行無不果取先代及近世貞烈死節之事聞見所及史傳
所遺者著一小傳名曰觀感錄平生所著述有類編論語
二卷廣演太極圖一卷詩經小序及詩譜集義三卷綱常
懿範十二卷通言四卷家訓十篇詩文十餘卷皆藏於家
歿三月其季子轅來京師收骨返葬於鄉之仙人石邊兌
山震向嗚呼悲夫君之立志積學有素矣學未盡行志未
盡伸而遽焉以歿豈非命也耶然節足以勵世文足以傳
後即千萬世猶存也餘何論焉余與君生同鄉知好特深
故即其所自序家傳撫其平生之大槩為狀如此以授轅
秦和縣志

卷三十七藝文 行狀四十八

俾乞銘於當時之大人先生云

洵菴集

龍蟠先生跋附

濮中玉

靖難兵之既捷也一時在位縉紳激於致身之義抗志而
慘歿者不可勝計乃周龍蟠先生獨肅衣冠躬告先聖盟
衣帶雉經尊經閣倘所謂成仁取義者非耶噫推此志也
雖與採薇比節日月爭光可已玉曩入白門泮宮拜瞻顛
祀夢寐若睹無何承乏西昌實先生毓秀里也春秋舍奠
於堂則又徘徊而不忍去舉先生所手書致君訓後之論
提躬衡世之旨一一從裔孫銓部章南公處反覆展玩曩
之所夢想與游嘆息於不及者今且親炙矣銓部公奉所
遺言不啻什襲製為三卷敢拜手以跋夫先生者綱常為

擔承生死若旦暮榮遇如浮雲真文信國公以後一人何藉後學之嚮顧非以後學而論先生緣先生警惕後學也登先生之堂讀先生之書者毋利疚毋威惕毋冥冥墮行毋皎皎要名庶幾聞風而興起乎不則先生且竊笑而擯斥之若蘭艾然矣敬書數言以志景仰之私躬逢之盛云爾若曰闡揚幽芳則無取貂續為也

康熙志

哀辭

正固先生哀辭

楊士奇

於戲自正固先生沒而吾邑之學者無所定於趨向無所質於疑惑無所資於故實無所得於效法貿貿焉俛俛焉如瞽行中夜無所問道也故皆傷悼不能自己焉先生諱

泰和縣志

卷三十七 藝文 跋

四十九

岐字尚仁姓蕭氏學者因其所自號稱正固先生吾邑在大明受命之初有陳海桑先生王竹亭先生與其弟僉憲公有尚書劉公與其弟東原先生有臨淄令歐陽公有廖愚寄先生有正固先生又有德安貳守羅公臨安倅楊公國子錄蕭公臨晉令郭公皆邑里之通儒來學之宗範諸先生相繼沒世而學者未至貿貿焉俛俛焉如瞽行中夜焉者為有正固先生在也今正固先生不可復作則吾邑之學者所為哀悼其能自己乎哀之不能自己於是見於辭焉辭曰

惟民從道兮克善攸行智有弗及兮道不可明仰彼先覺兮揭蒙發憤嗟若先生兮昭哉博閱服仁與義兮秉忠貞

稽諸天常兮考明經言為訓式兮行儀刑濯湘流之清潔
兮佩澧蘭之芳馨曄威鳳其五章兮何不游乎虞之廷止
高岡之梧桐兮獨雍雍而時鳴雲鴻遵游下田兮斥鷃翔
於青冥小大胥適其宜兮羌獨偃蹇乎林垌嗟若先生兮
其誰與擬考德而問業兮日詵詵兮其來止惟匠石之良
兮飭梁棟以杞梓材雖小而畢達兮於糖臬而猶無棄白
玉不遇夫磨琢兮雖良質而焉試夫既自我成之兮固處
賤而道貴嗟若先生兮何不可以少留何為一旦兮溘風
飄而雲逝吁嗟失筮與龜兮吉凶乎吾何所諏紛盲瞽其
邂逅兮又孰明夫道所由終焉俛俛兮如夜遊於乎先生
兮委山邱空望龍門兮中耿耿而增憂東里集

泰和縣志

卷三十七 藝文

哀辭 五十

周尚志哀辭

楊士奇

仁山文水之間世家鉅族之盛周氏其一也周氏世居泥
田里後徙丁田余家去其地百餘里聞有尚志甫德義不
愧古之人然既足矣未嘗得一見也及官京師其子彥奇
為刑科給事中因出其族兄前進士矩所為尚志行狀載
其所存所施者甚備於乎若周尚志甫豈易得哉使世之
人皆為尚志庶幾可以復古之世而今亡矣因擬狀之所
具為辭哀之其辭曰

惟光殖基篤其敷遺世有書詩些迨於先生始其弱齡惇
信而貞些冠而敏學從我先覺匪階祿爵些吾親之思吾
所得為鞠躬敢辭些族人昆弟子同一氣又敢廢義些民

之飢寒輟衣與飡中心式安些民予同類野死弗益時予
之瘁些凡民有爭一言持衡靡或不平些受遺秉義永矢
無二危禍不避些賤貧自持理亂弗知朝恬夕嬉些六十
八年埃風溘焉儵逝不旋些彼人無良耄期樂康孰可較
量些生過上壽沒顯有後亦竟何疚些景仰幾時卒弗覲
斯曷予弗悲些

東里集

雜文

蠶論

郭子章

月令仲春之月命野虞無伐桑柘鳴鳩拂羽戴勝降桑具
挾曲蒙筐后妃齊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無觀省婦使勸
蠶事蠶事既登分繭稱絲効功以共郊廟之服無有墮所

秦和縣志

卷三十七

藝文

雜文

五十一

以為天下蠶事勸也木各有所宜土惟桑無不宜桑亡不
宜故蠶亡不可事豳風之詩曰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
柔桑則豳可蠶將仲子之詩曰無折我樹桑則鄭可蠶車
鄰之詩曰阪有桑隰有楊則秦可蠶氓之詩曰桑之未落
其葉沃若桑之落矣其黃而隕桑中之詩曰期我乎桑中
則衛可蠶皇矣之詩曰攘之剔之其屨其柘桑桑之詩曰
菀彼桑柔其下侯旬則周可蠶禹貢兗州桑土既蠶厥筐
織文則魯可蠶青州厥筐縈絲管子亦曰五粟之土其屨
其桑則齊可蠶荊州厥筐元纁則楚可蠶孟子告梁惠王
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十畝之詩曰十畝之間桑者閑閑
則梁可蠶蠶叢都蜀衣青衣教民蠶桑則蜀可蠶猶之農

夫之於五穀非龍堆狐塞極寒之區猶可耕且獲也今天下蠶事踈濶矣東南之機三吳越閩最夥取給於湖繭西北之機潞最工取給於閩繭予道湖閩女桑姨桑參差墻下未嘗不羨二郡女紅之廣而病四遠之惰也夫一女不績天下必有受其寒者而况乎半天下女不績也豈第五十之老帛無所出不績則逸逸則淫淫則男子為所蠱蝕而風俗日以頹壞今天下門內之德不甚賢貞每歲奏牘姦淫十五毋亦蠶教不與使然與公父文伯母曰王后親織元紘公侯之夫人加以以紘綖卿之內子為大帶命婦成祭服烈士之妻加以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彼大夫

泰和縣志

卷三十七

藝文

雜文

五十二

之家而主猶績奈何今天下女習於逸以趨於淫乎國家蠶桑載在令甲凡民田五畝至十畝者栽桑麻木棉各半畝十畝以上者倍之田多者以是為差特廢不舉耳故月令躬蠶之禮魯母績愆之辟與令甲桑麻之數此三者不可謂迂而不講也

康熙志

勸借文

吳正志

昔者臧公乏食必供粥而後甘符令好施每填門而心喜良由人我雖異苦樂自通貧富何常緩急時有况夫生同郡邑勢豈秦越而令稼盈倉箱食列鼎釜安享素封之奉坐視黃口之饑南陌之間纍纍鵠形菜色東鄰之舍嗷嗷婦嘆兒啼是可忍也能不念哉惟茲吉州夙號瘠土木行

失令屬昔歲之不穰水德備凶逢今時之多澇千夫無庸
於胼胝百室漸致於沈淪遂使驛驛青苗委泥沙而同腐
漸漸秀麥施銍艾以無期戶封范甑之塵家饌荆臺之玉
下民之無祿若此造物之不仁謂何不佞建節封疆衷勤
撫字褰帷屬縣目覩仇離痛癢奚啻切身臨食每欲廢箸
愧修禳之蔑術思拯救之無奇平糴則小惠偶沾徒滋道
困請賑則孤忠徒抱難徹宸聰雖恥納諸溝中安能厝之
衽上廼捐薄俸復疏片言所望縉紳先生徧聞賢豪長者
各分高廩之積用活涸轍之貧庶幾善明之田續命有賴
元晦之里缺食無虞百六頓回於春和十千可俟於秋獲
夫相賑相助釀為親睦之休風愈有愈多炯若損益之明

泰和縣志

卷三十七

藝文

雜文

五十三

訓知此邦嚴於神里不憚樂施矧有眾邁茲人窮必垂惻
隱貲財隨分願力稱心匪惟授升自量列雲霞之姓字抑
且受命如響神風草之機權倘恡網之猶堅肥瘠無關於
上下則迷津之自墮勸懲共凜於幽明敢告同心蚤成義

舉謹疏

康熙志

勸農文

羅性

聖天子舉羣策以收太平之功予以命大夫來宰太和於
茲二年去年春下車不一月即召諭農民於郊勉以力田
戒以賦為經國之資食為生民之命勿惰及秋租令下不
待鞭朴皆先期畢輸是知爾農之服吾訓也今維仲春靈
雨既降率先秉耒敢弗躬親故重告為吾農者曰男耕女

織衣食所關必勤以服勞則逸以自裕且秋田有租夏土有稅歲有定入民有常輸兼以夫里布帛之征土木攻戰之具悉仰土田以給於上力作尚懼弗堪而農詎可怠乎使歲一不登則民有餒色公家之賦曷供所需少或有逋法不容貸故予不厭再四誨爾農民為男務耕為女工織無好爭訟無學賭博無尚鬪狠無作盜賊無肆惡凌善無恃富吞貧為父慈為子孝兄愛弟恭患難周恤疾病相扶持宗姻鄰里必相和睦出入守望必相友助如此則變澆薄為淳厚之風矣其有戾吾教言以惑眾庶不勤四體游食於民國有憲章必真諸法謹勿視為虛文具以速於辜宜各悉心勗哉毋怠

康熙志

泰和縣志

卷三十七 藝文

雜文

五十四

祭太宰整菴羅文莊公文

羅洪先

曰嗚呼自少有聞慕公如渴知公為稀未知所學為之慕者卓行清辭及見公書而始仰思公之立言不矯不苟內得之心不啻出口儒佛之辨本心與天天有定理而心幻焉以幻為心其用易肆推原於天小心勿貳故公之行孝友是先作止語嘿無敢弗虔榮辱早捐薄俗永絕位在冢宰年幾大耋四方望公如郊見麟比接顏色退然恂恂天子敬公歲時問勞矜式國人咸賴有造譬彼一家外傳之嚴雖無厲色子弟具瞻又如適途為指迷者行雖由人覺在言下人方依公而公遽遐公能自全如後進何不肖見公公不余棄言雖不煩意獨已至出入以節車服以時小

物必戒終身可師使以類推歸於一是期成此身為報德地聞公之訃索然喪神孰謂今世復得斯人東芻之哀阻於多故忽越歲年中心如負先茲陳奠且瀆公靈愛而不弛尚牖其明嗚呼尚饗

羅念菴集

會奠晴川劉公文

郭應奎

嗚呼天不有意於先生乎兩就詔獄六僇並處百苦備嘗六易寒暑人將謂其生還無期而天日不復可觀矣顧乃憂患不侵疹戾不蠹容貌日腴述作日富卒然感一火之變回九重之怒曠蕩天地之恩優游雲津之滸苟非有默佑冥相之者何能若是而不至於顛斃也天果有意於先生乎風采在朝廷久傾東山一出之望儀型在後學遠邈

泰和縣志

卷三十七 藝文

雜文 五十五

伊洛千載之傳人將卜其未究之用與其未髦之年所以慙遺於斯人者惟其身存而道與之俱存也夫何一疾踰月百醫罔濟竟長逝而不返渺音容之莫覲彼太邱長者之風元城剛毅之氣涑水篤實之行象山精明之志慨夫人之不可作安得不共吾黨抱痛而流涕也嗚呼樗櫟長年松栢摧敗蒿艾蔽野芝蘭憔悴豈萬彙紛糾於天地之間有邈不可知之理抑亦元造無心而施之不能無或悖也惟先生蚤得陽明夫子為之師又得東廓南野諸君子為之友而榘山訥溪又相與砥礪切磋於患難之中而貞志以固守者也若其宦轍所至潁川慕黃霸之風流潮陽仰昌黎之山斗蓋歷攬古今之豪傑而師友之茲先生之

所以不朽也奎等忝交游之舊感存亡之變爰酌觴以陳詞塞胸臆而憤懣豈徒友誼之一悲亦與世道之浩歎然在先生委順全歸固當廓然遊太虛而無憾也嗚呼哀哉

志冉

羅文莊公祠成會奠文

郭應奎

唯公名位顯於當時道德傳於後世蓋困知之學尊信程朱而躬行之實嚴別義利故自辭授取予之不苟以至進退出處之有度雖當易簣之際而從容訓誡無異平時信足以見其所養之大致也是故望隆山斗譽重圭璋居家而子弟恂恂化鄉而鄙頑善良其屢薦於朝也人將以為大旱之霖雨其高尚而終於不出也人將以為千仞之鳳

泰和縣志

卷三十七藝文

雜文五十六

鳳奉存問於八十之年天子尚有著舊之恩優恩禮於計聞之日而凡海內之士亦莫不嘆息而盡傷生榮死哀在公之福已享其全而其尤難得者俎豆專祀適足以為里閭百世之光奎等晚生末學幸嘗親炙悵輝容之既邈恍寤寐之猶即慶新祠之落成樹聲教於無斁敬薦醴以陳辭神歆慰其來格

冉志

歐文莊公勅建祠奠文

郭應奎

於乎古學不傳道術乃分承訛襲謬以盲導盲唯陽明夫子間世挺生專揭致良知以為訓真示泛滄溟之一航及門之士莫不與聞深造有得能幾何人嗟嗟先生天啟師承虔臺拜謁聞語契心大寐得寤天日開明如河有源而

沛然流行由是至微不忽至大不驚至煩不亂至樂不盈
蓋圓機在我妙用常新堯舜事業舒卷浮雲觀其孝友孚
於宗族行誼重於鄉評遺愛存於治郡雅望傾於翰林掌
成均而多士丕變陟春卿而大議累陳有卓越之識見有
洒落之胸襟有宏偉之議論有和粹之丰神望之者若陽
春之煦物聞之者若芳薰之襲人故士無賢愚隨淺深而
有得人有狂鄙拜下風而樂親不幸山頽梁壞而儀型日
遠於是立祠肖像而瞻依若存雖門人之私舉實允協夫
輿情邇者臺臣上請朝命下臨著為令典春秋遵行豈徒
追崇夫先哲抑亦激勵夫後生奎觀茲殊寵梓里光增薄
陳告奠永佑斯文

志

泰和縣志

卷三十七

藝文

雜文

五十七

驅虎文

田惟冀

世際昇平應慶民生之咸若時逢熙泰豈容物類之不仁
凡屬守土崇司敢不如傷自責某受

簡命出宰泰和數載居官祇求影衮無愧寸心保赤諒亦
神鬼所知念百里之地久登聖世版圖則萬姓之民定邀
山靈照察茲聞四都地方佞鬼作祟孽虎為災寂寂深村
何堪山君肆橫荒荒瘠土那忍獸長爭雄野婦村儂每驚
惶於陌路牧童樵子常跼踖於山溪率獸食人誰之責也
擇肥而噬厥有咎與雖治遜宏農敢曰負子土渡政慙江
郡難期歛跡東浮然昌黎刺潮而鱷驅於海少連移嶽而
虎伏於山屬在有司能不為民而請命疇非吾子奚忍縱

畜以殘生綏佑惟神明護持於冥默驅除是亟貴顯應於
崇朝用是披述愚誠特申祇肅山神社令當體上帝之好
生峻嶺叢林毋任於菟之肆虐虫虫赤子長聞擊壤之歌
牙牙窮黎不喪驚魂之膽况值山空木落正可較獵捕亡
倘復肆咆哮何難效善搏之馮婦若猶張牙爪安必無正
罪之童恢惟賴保障以獲安抑求神靈而受庇風清月朗
看虎豹之潛踪電掃雷驅知豺狼之遁迹百室虔求萬民
叩禱謹告

志

韋武陽公碑文

梁 機

距滕王閣之左址不百步有屋如干楹濱江抵濠為韋公
祠祀唐元和中洪州觀察使韋公丹其址則公舊碑亭也

泰和縣志

卷三十七

藝文

雜文

五十八

公之在祀典也久矣祀而宜百世不廢也又其理矣唐前
江西為江西道而洪地旱瘠水汨激民鮮寧居公以東川
節度使討劉闢移察洪州救焚拯溺教陶灌田三年澤被
八州事詳唐史不具述而麗其聲績則秦李冰之開蜀晉
羊祜之鎮襄陽公其鼎峙也乎哉當是時諸藩鎮跋扈雲
擾幸所在守土多循吏故卒復寧靖而公最第一宣宗乃
勅守臣上公功狀詔史臣杜牧撰遺愛碑樹之江干民懼
其剝蝕也亭而幕之以石而石亭以名即今公祠地也時
公歿已四十年矣又十年其子丞相宙復察洪州建寺於
旁置田以供香楮因奏為石亭院裴休題額意爾時已置
守僧矣厥後宙之子孫有仕吉州而屬籍者其在泰和則

水南羅團之章是也自有羅團而公之碑亭祠宇至今猶輝煌江岸使往來者溯流風而流連嘆息於不忘雖公德所自致與同德而有力者之維護多方要以篤誠追遠馨香無忒其後之人蓋與有力焉顧捍災禦患而有功德公於祀典更何所慊乃終唐之世廟祀未議宋初祀於五賢祠又歷三百餘年至明祀於旌陽鐵柱宮最後祀於三橋杏花村始專祀焉豈德之盛者必歷久而愈明歟正德間祠毀於兵至隆慶三年公裔孫有用賢者鳴諸當事捐貲即碑亭故基建祠祀公當事為給劄置奉祀生二并以祀宙自是脩物成禮亦遂不復隸有司之掌故矣繼更亂離毀削益甚寺之守僧亦屢易其人我

泰和縣志

卷三十七 藝文 雜文 五十九

朝順治初中丞張公朝璘一修復之至康熙而毀於火時則有公裔孫經學重建之雍正二年又火時則又有公裔弁綸建之九年再火嘉會再建志不少衰嗟夫以德若此天顧屢災之耶雖然由公至今九百有餘歲矣天之道久則變其辰宿易移谷陵平陂與夫人事盛衰雖聖人不能與時數爭消息之運而人之道久則通其詣力精神所極往往能自持於千百世之後而不可磨滅故雖峴山之淚不保其有時而枯誓水之碑不保其有時而泐而李羊之廟食如故功德愈彰公雖祀典偶間於有司烈焰屢燬其神室而碑亭無恙祠宇更新歲時來格居歆洞洞屬屬猶然一氣之子孫斯又李羊之所未曾有者矣弁綸之再為

修建也於祠旁更構屋十數楹歲貲所入以供祀寺之守僧涎其利而攫之弁與殿位等不能平牒訴於外臺凌公勅訊郡縣時新建令朱君南昌守楊君皆以廉直稱處置得宜兩服其心外臺公躋之並允韋氏撰文勒石乃相與持讞語謁予述所由以乞予言予殊懼不文無能發皇盛德以附於杜司勳之後而誼屬鄉人又多韋氏素貧苦無恒產而有恒心乃力盡能索求以光崇遠祖勳名表著古今勝蹟孜孜如其賢如此公之祀雖更百世不廢焉可也又何祀典之不可復耶爰攷其事之見於史志與前後鄉賢名宦所撰述之信而有徵者節次之如右於以彰賢外臺之善政良守令之明允且以動我江人之遺慕於

泰和縣志

卷三十七藝文

雜文

六十

不已焉是為記

冉志